

艰难转型：炼油工业自立图强勇立潮头

蔡湛

在面临生存挑战的严峻关头，茂名创业者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抢抓机遇，百折不挠，白手兴业开拓天然原油加工，成功实现产业转型，从而站稳脚跟，并将炼油事业做大做强。从100万吨到2000万吨，让茂名人的炼油梦开出绚丽之花，使自立图强的进取意识植入石油文化。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高天滚滚寒流急”的艰难时期，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况，苏联专家撤走，石油系统要集中资源投入大庆会战，刚刚蹒跚起步的茂名石油基地面临“下马”的困境。

生死存亡的抉择考验着创业者的智慧和意志。关键时刻，以方华同志为首的茂油公司领导班子作出了“顾全大局、自力更生、又让又上”的重大决策：全力把握国家需要定点加工阿尔巴尼亚原油的时机，利用国家拨给的1356万元资金，集中有限力量抢建10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加工天然石油，自立图强发展炼油工业，力争杀出一条生路来。

1960年12月，第1套常减压蒸馏装置动工建设。茂名要接炼“阿油”，首先得解决从湛江港输送原油到茂名炼油厂的问题，湛江油库建设刻不容缓。然而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原先选定的外部施工队伍打起了退堂鼓。不等不靠的创业者自行组织力量建设湛江油库。1962年5月，茂油公司近千名职工组成基建队，奔赴湛江去打这一场硬仗。他们顶烈日、冒寒风，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拼命干，仅用半年时间，就建好了湛江4个5000吨油罐和深水码头管线，打通了茂名加工天然原油的进口通道。

进入装置建设大会战阶段，缺少蒸汽成了绕不过去的“拦路虎”。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老技术干部冯耀宗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把“火车头”当作“蒸汽炉”。原来当时在露天矿有一批闲置的火车头，当年的火车头都是靠

烧煤产出蒸汽，驱动机车运行，一个火车头就是一台小锅炉，把多个火车头串联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大锅炉输出蒸汽。

在国内外的炼油史上，这也许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13台火车头在铁轨上一字排开，齐声吼叫着，轰鸣着，滚滚蒸汽形成的热浪翻腾着奔向新建成的常减压蒸馏装置。

至此，油路通了，汽路通了，一蒸馏生产战场也进入了决战时刻。从公司领导、技术人员到普通工人，1900多人日夜奋战在工地和现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工大会战。

1963年3月8日，从湛江港码头卸下的第一船阿尔巴尼亚原油1万多吨，通过铁路运进炼油厂。同年4月28日，第1套常减压装置安全开工一次成功。投产后第一年，一蒸馏装置加工原油7万多吨，企业一举扭亏为盈，首次盈利139万元，抱回了“第一桶金”。这在茂名石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从单一的、低效率的开发油页岩，转向了多来源、高效益的原油加工，由此站稳了脚跟，奏响了大逆转的凯歌，也将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基因植入茂名石油文化。

历史的巨轮来到了1978年末，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茂名石油基地迎来腾飞时刻。这时，国家批准引进我国第1套年加工能力为80万吨的大型加氢裂化装置并放在茂名。这套引进总投资1.95亿元，是当时国内石化系统投资最大的单项工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被称为“炼油明珠”，行内盛传“茂名抱了个金娃娃”。

这是一个奋斗的新时代，十里油城的空气里弥漫着“大干快上”的气息。茂名石化职工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心急如焚，尤其是国家建设与国防事业需要的航空煤油等高质量油品还无法大量生产更感到压力沉重。

能不能保质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对手头没有几台象样设备的茂名石化施工队伍是个严峻挑战，其中三座300多吨的反应器如何竖起来，更让人棘手。最终施工队想出土办法，先用自己的逐步吊车立起100吨扒杆，再用100吨扒杆立起300吨扒杆，然后用滑移法吊起反应器。经过精心计算，细心运筹，三个庞然大物吊装一气呵成，在场的外国专家连呼：“不可思议”。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大门刚刚打开，普通工人出国学习还是件稀罕事。15名茂名炼油职工到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炼油厂学习了4个月，其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专程去游玩，潜心钻研炼油新技术，不仅为国家节约出国经费4.16万美元，而且每个人都带回了A级考试成绩。有了这批骨干，新装置开工投运得心应手，1982年11月成功投产，至1984年6月就还清了建设投资，1984年9月通过国家验收，成为我国炼油工业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头羊。

从100万吨起步，展开五次重大跨越，茂名人的炼油梦照进了现实。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以“一年一套新装置”的步伐扩大炼油能力，先后建设了第二套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延迟焦化、铂重整等一批装置，自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500万吨炼油能力，成为我国华南与西南地区油品供应主要基地。

改革开放后，率先引进国内第一套年产80万吨加氢裂化炼油装置，掌握了生产高质量油品的先进技术，突破了原油深度加工的瓶颈，生产出优质航空煤油等产品，茂名油品开始大批向国外出口。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油品急剧增加的需求，从1983年底到1990年底连续建成8套新装置，并主动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寻找资源，在国内率先开展来油加工等业务，将炼油能力扩大至850万吨。



上世纪70年代的茂名炼油厂区。（资料图）

从1995年开始，总投资48亿元包括9套新装置的炼油新区建设启动。1998年8月13日，年加工能力500万吨的四蒸馏装置投产，茂名炼油能力达到1350万吨，成为我国首座千万吨级炼油基地。

2012年底，单套能力为1000万吨的常减压蒸馏装置建成投产，茂名继浙江镇海、辽宁大连后成为我国第3家2000万吨级炼油基地。以后又建设了260万吨渣油加氢脱硫、10万吨高端碳材料等一系列提质新装置，实现了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炼油能力的扩大，必须解决原油运输问题，开辟进口原油运输大通道，我国首座海上浮动码头在茂名应运而生。茂名单点的建设，孕育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内经济迅猛发展，对石油产品需求剧增，茂名急需提升炼油量。但是，瓶颈就卡在原油输入上。对外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一种国内尚未采用的海上原油接卸技术——单点

系泊，由此打动了急于开辟原油进口大通道的石化人心弦。茂名石化决定采用这种既适应超级油轮远距离运输，又具有接卸能力大、投资少、工期短优势的新技术，一举突破原油输入瓶颈。然而，尽管得到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但由于这一新技术还不为国内熟悉，几份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都在评审会上被否定，茂名单点眼看就要胎死腹中。

当1992年那个春光浪漫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席卷祖国大地，茂名单点迎来了绝处逢生的机遇。根据当时国家政策规定，中外合资建设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省政府有权审批。茂名石化与外商合资成立茂名金明石油有限公司，在得到省政府批准后，承担海上单点的投资建设与管理。1993年5月，海上单点工程拉开了建设帷幕。

茂名单点建设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1993年5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水东港。他对着海图听取单点工程建设的

汇报，对在场的茂名市与茂名石化领导说：“原来以为你们只是设想而已，没想到你们已经干起来了。现在看来不是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而是起什么名字的问题。”这位主管全国重大项目建设的副总理以风趣的语言为单点建设廓清了道路。拿到了项目“路条”，单点建设势如破竹，海上、海底、岸上施工同步推进，只用18个月就完成全部工程。从1994年10月起，人民共和国南海的海图上出现了新的标志——茂名单点。自投用至2021年底，茂名单点累计接卸原油2.6亿吨，为茂名炼油提供了充足资源。

梦想照进现实，只因奋斗从未止歇，只因追梦永不止步。从100万吨到2000万吨，茂名炼油工业一骑红尘，夺隘闯关，勇立潮头，不仅使茂名成为广东重要能源基地，而且为石油化工发展创造了资源条件，开拓了广阔空间。

油城记忆之三

旧日邻居情

罗本森

不知是何种原因，我总羡慕旧日的邻居情。那种感情如水乳交融、鱼水相依，互敬互尊，互相帮助，十分难能可贵，像一曲曲文明之歌，经久弥珍，回响在乡间的大地上。

我们乡下有个俗语叫“分柑同味”，就是把“柑”分给大家吃，共同去品尝柑的味道，这个词在文字表达时，伸展成“分甘同味”，有好吃的东西、好的事情一起分享，相当于“同甘共苦”中的同甘。记得小时候，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菜肴，都会盛上一碗，给邻居送过去，哪怕是一碗凉粉、一碗豆腐、几块肉，份量虽不多，都充满着温情。大家尝一尝，也觉得很快快乐，尤其是嘴馋的小孩，能过个嘴瘾，说不出有多高兴。那份情谊，那种意义，是词语无法形容表达的。一次，父亲下溪捉到几条鱼，煮了一盆鱼汤，出锅时父亲盛上一碗，叫我端去给邻居五叔。很久没吃过鱼了，本来份量少，家口多，每人也吃不上几啖几块，我很不情愿，心里直打嘀咕。但父亲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只好把鱼汤端过来。五叔很高兴，端起轻轻喝口汤，又端给堂婶呷了一口，便把鱼汤分给他三个孩子吃了，全家人喜乐融融。

过了几天，五叔在山上捕到一头野狸，五叔也端了一碗过来，父母亲也是吃上一块，全分给我们兄妹几人吃了。野狸肉比鱼肉好吃，津津回味无穷，我才感悟到邻居情的重要性，不是上次给五叔端鱼汤，哪换来这碗野狸肉呢？当初不情愿端鱼汤的“结”化开了，使我心境豁然开朗。有一年夏插后要赶种番薯，父亲骑车摔伤，无法下地劳动，五叔便过来帮干了两天，如期把番薯种下。父亲见堂叔的菜蓼烂得不可再用，便砍竹织了一个送给五叔，正如雪中送炭，渴中送水，五叔很感激。在我幼小的眼睛看到，互帮互助的邻居情是如此重要啊！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代进入八十年代，一场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大变革，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变为家庭户，承包了责任田责任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得来物质丰润，人们再不要赶种番薯，父亲骑车摔跤受伤，无法下地劳动，五叔便过来帮干了两天，如期把番薯种下。父亲见堂叔的菜蓼烂得不可再用，便砍竹织了一个送给五叔，正如雪中送炭，渴中送水，五叔很感激。在我幼小的眼睛看到，互帮互助的邻居情是如此重要啊！

我羡慕昔日的邻居情，一碗豆腐的物质价值微不足道，却在端来端去，端出人间情义，其思想价值高于千尺山峰，深似万丈海洋。当今社会人与人关系日渐淡漠，这都是教育的缺失，传统的缺失，值得人们的反思。

此时此地，我们怀念昔日的邻居情，呼唤昔日的邻居义，该用什么方式把它复制下来，粘贴到新时代的今天呢？我们也深信，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茂名印记



表彰学雷锋积极分子

今年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60周年。60年来，我们身边涌现出许多学雷锋好人好事，我收藏了两张学雷锋积极分子的照片。

那是1973年3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0周年，茂油公司机修厂举行表彰学雷锋先进集体、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由厂团委书记作了学雷锋好人好事的工作总结报告，表彰一批学雷锋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并为他们颁奖，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在生产工作中，完成了急、难、重的任务，涌现出金工车间先进集体和李修钦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50年过去了，这批学雷锋积极分子早已退休，有的在外地跟亲人一起生活，有的在各个社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当年的机修厂已改制为重型机械厂。（陈桂豪）

我和勋超老师

余教

3月11日傍晚，闻得勋超老师离世。惊悚之余，眼前不禁涌现诸多往事。

我和勋超老师相识于45年前。1978年冬，湛江地区文代会即将召开，领导派我携带一包钢笔前往高州，让雕刻匠在钢笔笔身上刻字，发给与会代表作留念。领导已跟高州方面联系好了，接头人是高州文化馆陈勋超。陈勋超，虽知其名，但未曾谋面。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单独出差执行任务，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便给勋超老师拨通电话，说我坐几点几分的班车到高州。对方爽朗应答，说他将在车站等候。

车到站，迈出车门，环视周边，见正前方五六米处，有位中年男子也在注视着落车的乘客，当四目相视时，心里已明白几分。瞬间，对方上前几步，说“余教同志吧？”我忙上前握手：“你好！勋超同志。”那年月，社会上兴称呼“同志”，认为它是最崇高的称号。这就是两位“同志”的第一次握手。勋超老师推着一辆半新旧26寸自行车，与我并肩步出车站。我打量着身边的他，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灰白色衬衫，外头罩件蓝色外套，没扣衣钮，衣摆在凉风中飘着；脸上充满和善亲切，说话细声细气。他说，在《湛江文艺》读过我的小说，也知悉我因文艺创作出成果，被选送上省学习的事，

称我是青年作者中的佼佼者。我说，我的作品显得稚嫩，都是依样斗（造）型，没有新意，比不得你的作品老到、深邃。又说，毕业前夕，我在《作品》编辑部看到你投稿，便记下了“高州县文化馆陈勋超”的大名；回到地区文艺创作室工作，也读过你的小品、故事，好嘢！这番相互吹捧之后，便迅速联络起来，顿生一见如故之感。入得城后，勋超老师熟人熟路找到雕刻匠，帮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后来由于行政区域的调整，茂名市从湛江地区分离设市，我分调至茂名市文化局，负责戏剧研究室工作。自此直至1992年调离茂名。期间因工作关系，我与勋超老师有更多密切接触。当时，他任市文联属下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高州文化馆负责人；我任市局戏研室负责人。彼时，由市文化局、市文联、市群艺馆三家组成戏剧创作辅导小组，勋超老师是其中重要组织者和辅导老师，市里召开的创作、辅导活动，每次都有其身影，并且都出佳品；尤其令人崇敬的是，他对艺术创作的执著、精益求精的品格。

这些年，他跟同行每次相遇，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甚至路边散步、会议间隙，都跟你搭“戏桥”，讲戏剧故事，把戏剧人物的背景、人物关系及其思维行为逻辑讲得头头是道，听到他的

娓娓道来，如入剧情其中，得益匪浅。他呕心沥血创作的《船到江心》《九叔做寿》等精品，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他塑造的忠厚诚实、机灵智慧的“九叔”形象深入人心，作者本人亦因此被文艺界朋友称为“九叔”。他贡献了诸多智慧的茂名市重点创作剧目《香女河》《陈鉴三戏祝知州》《棉茄冤》都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先后由专业剧团排演，登上广东省艺术节舞台，并获奖；并以茂名市戏剧专辑在《南粤剧作》结集出版。同时，他扶掖后学，甘当人梯的精神，更是可圈可点，成绩斐然。我初到茂名戏研室，是个刚涉足戏剧界的新生。因我原本学文学创作，后阴差阳错入错行，曾自嘲“误入戏门”。这时的勋超老师已是戏剧界的名人，但他在我面前非常谦虚和气，提举我当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并教我戏曲写作，教我二黄、滚花、平仄格律；鼓励我进行戏剧创作。

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创作了五幕轻歌剧《果场里的喜姑娘》。该作品后来刊登于《南粤剧作》，并被省戏剧家协会选送参加在厦门举办的全国歌剧创作研讨会。多年之后我调到江门市工作，长时间兼任江门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跟省文艺界的戏剧专家有不少接触，倾谈间，每每谈及茂名市在全省作品评选中成绩不

俗，他们都认为与勋超老师的作为密不可分。

到了江门工作之后，每次回乡路过茂名，我都会约请勋超老师等老友出来相聚。至2012年春，我即将启程赴国外定居，特地回趟茂名，与勋超老师等老友相聚。

最后一次与勋超老师联系，是2020年3月尾，我再次回到茂名，下榻后便给勋超老师电话，他听闻我说要上门探望，连声说深表谢意，但现时不便见面。我追问原因，他才说出原委：他的夫人中风住院，他需买菜、做饭、送餐。我接着说，那我就在医院门口等你，一齐去探病，好吗？他断然拒绝，说现时疫情严重，医院严控，你绝对不能到医院的，千万千万不要来。如此说道，只好作罢。然而，万万意料不到，这竟是我与勋超老师的最后通话。我返加拿大之后的三年里，每逢佳节均向勋超老师发送微信问候，而他面临的窘境、自身的病痛折磨，只字不提。现时想来，他在最需要关怀、慰问的岁月里，作为40多年学生的自己，没能给他送上只言片语，顿觉痛彻心扉。

呜呼哀哉！勋超老师，你离我而去，自此阴阳两隔，回到茂名，再也找不到你茶聚。然而，你的音容笑貌仍在，你的高尚情操和品格，永远是学生的精神财富。